

或许是倦了，连绵数日的春雨，在这个仲春的午后，渐渐收了雨声。

静坐小憩，空气里竟是湿润的甜味，天色一点点儿晴朗，心绪也随之回暖。

“啾啾、啾啾——”桂树枝头，小鸟轻啼，一声叠着一声。是独自欢愉，是呼朋引伴，还是欲与我窃窃私语？

窗外这株桂树，是我多年的邻里，与毗邻的紫薇一道，是校园里的老住户。树干粗过碗口，枝叶团团如伞，枝干亭亭舒展，几欲漫过三楼的瓦脊。经雨水一洗，满树碧翠，叶色清亮，透着温润的光泽。

想起去年深秋，一树繁花被一场冷雨打落，一地金黄，在风里打着滚儿，让人不忍细看。那时，桂树的枝叶间，早已透出了点点浅黄，叶子便一日日枯下去。待到冬至，树叶斑驳破损，满是虫洞，病恹恹的，没有半分生气。老师们除虫修枝、培根护土，冬去春来，短短数月，它又重新抽枝长叶，满树青绿。

园丁照料草木，也守护成长。

“啾啾——”又飞来一只鸟，嘴里衔着一缕软草，在树枝间来回蹦跳。我抬眼细看，树梢分叉的枝丫间，早已缠起一小簇干草。想来，它们是相中了这一树青绿，愿与我朝夕相伴，正趁着融融春光，悄悄筑造爱巢。

“叮铃铃——”上课的铃声响起。

“啾啾”“啾啾啾——”鸟儿忽地从树梢落至枝干，频频啼鸣，似在嬉闹，又像在提醒树下该上课的孩童。日日相守，它们早已熟悉校园的铃声和喧闹，伴着春风，在枝叶间自在穿梭。

铃声歇了。琅琅书声四起，几声翠鸣散落枝头。鸟儿“噗噗”振翅，凌空飞去，大抵是怕惊扰了满室书声，抑或是被这书卷气浸染，各自忙活去了。我缓缓起身，舒展臂膀，缓步下楼。风拂过鼻尖，带着清清凉凉的薄荷味儿。

行至转角梯台，昔日只剩枯枝断梗的花台，已迎来新生。一方小小的花坛，栽满生机——两株海棠刚过花期；毗邻的栀子花



## 春色满园

□文/图 白义孟

正蓄着力，悄悄打着花苞；芦荟和朱顶红环布四周，将一方小园，静静铺展成一片青绿。

满园新意，皆有来路。谷雨前夕，老师们自发去往苗圃，挑选花木，松土、挖坑、扶苗、浇灌，精心打理这方天地。他们种下一园春色，也种下一程岁月。

即将告别校园的六年级学子，在毕业前夕，借着一节劳动课躬身劳作。几车肥泥，合力搬运。汗水湿透衣襟，裤脚沾满尘泥，手掌磨出血泡，却无半分抱怨，只有满脸纯粹的笑容，落在春日里，格外动人。

待到盛夏，栀子盛放，满园清芬，便是岁月赠予少年的柔美毕业礼；春来秋往，草木生生不息，岁岁繁花次第绽放，也终将默默回馈每一位躬身耕耘的园丁。

不容沉思，一墙浅粉银白的蔷薇已闯入视线。雨珠缀在叶面，鲜嫩清亮。一丛丛挨着挤着，铺满了整面墙。风轻轻一吹，叶尖的露珠荡着秋千悄悄滑落，坠在青草间，悄无声息。一缕缕淡香，软软的，温温的，带着浅浅的甜，淡如清水芙蓉，轻轻落进心里。

转身下到宽阔的大操场，这里是师生最爱驻足留影的地方——满墙湿漉漉的蔷薇，挂满粉色的欢喜。旁边的三角梅，不急不躁，只探出些许绿叶，瞧这架势，怕是要等到暮春之后，才肯开

得热烈。紧挨着的，是一大片桂花丛生之地。

操场的另一侧，立着两株高大的天竺桂。远远望去，浓绿如云，枝头缀着点点白花，像落了一层轻霜。它们以一身常青绿意，守护着操场的朝夕，也见证着校园的年年岁岁。

二十五年前，我们亲手把一批天竺桂从山上移栽过来。彼时，其枝干尚细，不及孩童的拳头粗。后来，学校修建塑胶跑道，一同种下的十余棵，大多未能留存，只余下靠墙这两株，静静地站在风里，陪着校园慢慢生长。

刚移栽没几年，学校出征全区冬季田径运动会。术后未两月的我受命带队，早晚训练，风雨不误。累了便依着天竺桂歇息，伤口时常隐隐作痛。那一次，我们创下建校以来的最好成绩，只因男子一公里赛中我记错圈数，憾失一枚金牌。一树浓荫，记下了少年的拼搏，也记下了那段滚烫的时光。

时光荏苒，一晃二十年。孩子们依旧在树下读书、乘凉、奔跑。这一树风骨，看着一茬又一茬少年往来，守着一年又一年成长。

行至校门口，最先入眼的，是那棵挺拔的白果树，它是校门口的“老门卫”。一个偶然的机，它在此落了户。

春生嫩叶，秋铺金黄。寒来

暑往，它一身苍劲静静守望，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而来，又载着成长而去，一圈圈年轮，记录着一春又一春、一届又一届的校园岁月。风轻轻地摇着树叶，漏下点点细碎的光影。

校门旁的长梯，有百来步，一坡绿植顺着坡势蔓延。几年前危房拆除，用心规划，便有了这片新绿。一场春雨润过，一丛丛、一簇簇，绿意葱茏，沿坡生长，像极了拾级而上的少年。

世纪之交的2000年，学校承办全县少先队活动，我临危受命接手训练鼓号队。师生皆是零基础，不少孩子连基本节奏都摸不准。我赴县城学习三日，归来火速建队，一点点引，一遍遍带。短短两个月，硬生生地把一群懵懂少年，练成了一支精气神十足的队伍。总结大会上，县领导啧啧赞叹：“区乡学校能有这般水准，简直不可想象！”

活动当天，我站在梯口指挥，队员们分列百步梯的两侧，鼓乐声声，迎接四方来客。若是那时能有这一坡葱郁绿植作衬，那场面该有多鲜亮，多温暖。

九年前，均衡教育迎国检。带队而来的，是教育部一位慈祥的女领导，我们依旧在百步梯前迎送。临别之际，她驻足梯口，回身凝望校园，几番轻轻颌首：“是个办学的好地方。”若当时这一隅早已绿意满坡，我想，她定会很乐意以这满目青葱为景，将这份美好永远定格。

岁月流转，学生逐年锐减，可这坡绿植不问人间变迁，只管一个劲儿地向上生长，一年更比一年繁茂。

风又轻轻起了，掠过桂树的新叶，拂过花台青绿，与琅琅书声缠在一起，漫过整个校园。念及这些草木新朋与旧友，静静伫立间，我心头忽然一紧：倘若将来校园里没了读书声，春风再起时，这些草木，又该去往何处。

可转念又想，只要春风还来，泥土还在，纵使书声渐远，草木依旧会守着这片校园。

它们本就是校园的一部分，是无声流淌的岁月，也是永远散不去的春色。

### 谷雨

□郎英

一响雨  
落在帘外  
也落在梦中

二响风  
吹动茶烟  
吹过菜荚的田垄

三响雷  
滚过山脊  
催着新秧把泥缝拱

四响锄

靠在墙根  
湿泥和老农衣上同

五响蛙  
声如碎银  
浮起整个山村的朦胧

六响灯  
昏黄照着  
阿婆正把蚕豆捧

七响檐滴  
慢下来

慢成一个节气的影踪

#### ◎紫藤花

登上木梯  
离花絮更近  
看清她的眉眼  
哪怕雨抵达，先我一步

水珠挂在瓣尖  
含着她没说出口的情丝  
不轻易吐露

一串一串垂成珠瀑  
那是春的密旨

悄悄举起镜头  
不敢惊动  
怕泄露了  
一帘幽梦的约定

雨一滴，一滴  
替时间翻阅  
沉淀其间的记忆